



元昊： 是英雄 也是暴君

汤迪

元昊（公元1004年~1048年），党项人。西夏开国之君，据西北之地，对宋作战，三战三捷。在他之前，其祖、父两代，一直向北宋称臣，北宋无西北之患，可集中力量对付辽国。元昊横空出世，宋朝从此进入多个北方强邻环伺的时代。

公元1041年，一支数千人的北宋轻骑，疾驰到好水川。

这是宁夏六盘山的一处要塞，入口狭小，腹地开阔，路边全是悬崖峭壁。奇怪的是，刚才和宋军一交手就吃败仗、沿路丢盔弃甲的西夏兵，到此不见踪影。

“快看，路上有几个箱笼。”

箱笼里传来“咯噔”之声，宋军好奇地打开了。领军的任福，沉浸在乘胜追击的喜悦中，早忘了上司韩琦“能战则战，不能战则绕行背后”的交待。直到箱笼中呼啦啦飞出了一群鸽子，他才猛然回神：“信鸽！我们中伏了！”

西夏军队从山谷中涌来。凭着鸽子的盘桓，他们轻而易举锁定了宋军位置，一举围歼。7000宋军，或阵亡，或跳崖，任福也以身殉国。战况之惨烈，震惊北宋高

层，引发了一场人事地震，朝中重臣韩琦引咎辞职。

好水川之战，信鸽第一次用于作战。此计，出自西夏皇帝元昊。

打造西夏式文明

1004年，正当宋辽签下“澶渊之盟”、宣告休战时，元昊出生了。这个巧合，像是老天对宋朝命运的一个苦笑：防得了辽国，防不了西夏。

对家族而言，元昊的出生也是一声苦笑：祖父李继迁去世了。这位党项人的一代英雄，以向北宋称臣为代价，在西北站稳了脚跟。

元昊之父李德明，继承了“夹心饼”政策。在外交文书中，称大宋为南国、契丹（辽）为北国。两不得罪之余，悄然在边境走私，积累财富。

小时候的元昊长得很漂亮，“圆脸高鼻深目”，读兵书、习佛经、学汉语藏语回鹘语。某天，父亲告诫他“吾族三十年衣锦绮，此宋恩也”，永不可背宋称帝。元昊

当即顶了一句：“英雄之生，当王霸耳，何锦绮之为！”

元昊说到做到。成年后，他征战于河西走廊，接连攻下张掖、敦煌、安西。一时间，党项人横扫西北大地。

等到他老子两腿一伸荣登极乐，元昊便大展拳脚了。

但元昊十分清醒，并不急于对外征战，而是对内塑造民族特性。他宣布，从此舍弃唐、宋皇帝赐的李、赵国姓，改回党项姓氏；颁布“剃发令”，凡党项男子，三天内一律剃光头顶，只留边缘一圈结成短辮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他自己率先换上了新发型。

这条“剃发令”，颇有“留发不留头”的意味。但其聪明之处在于，仅限党项人恢复民族传统，绝不强求他人。几百年后，清王朝却把这个政策“抄袭”为强迫汉人剃发，酿成了“江阴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的大悲剧。

在衣着上，元昊选择了回鹘服饰。当时，在西北头戴尖顶冠，身穿白色的圆领、窄袖、收腰长袍，是最时尚的打扮，“回鹘衣装回鹘马”风行一时。

但党项一族，游牧四方，散漫惯了，单靠发式和服饰来统一民族特性，远远不够。元昊想到了文字。自秦始皇以来，“书同文”就是凝聚民心的不二法宝。元昊创造了十二卷单字，党项语流行起来。西北一带的人们写一张欠条，顺手就是党项文，而不是汉字。直到明朝，党项文才渐渐消失。

文治既成，其他诸如州郡、兵制，对元昊来说，不啻小菜一碟。公元1038年，元昊建立了“大白高国”。消息传到开封，宋朝称之为“西夏”。

北宋遇西夏， “一战不如一战”

万事俱备，元昊对宋朝刮起

了第一场飓风：“臣偶拟狂斐，制小蕃文字，改大汉衣冠……称王不喜，朝帝是从……”公然宣称不再臣服于宋朝。

宋仁宗接到书信，狠狠地拍案而起！怒归怒，可宋朝一点防备都没有。边境线太长了，从辽国到西夏，宋朝疲于应战。元昊不同，他有备而来，开始了一生中最精彩的“三战”：1040年三川口之战、1041年好水川之战、1042年定川砦之战。三战三捷，令宋朝宰相吕夷简触目惊心，哀叹“一战不如一战”。

三川口之战，元昊兵临陕西延州城下。驻守延州的范雍，急急忙忙张贴布告：谁能斩杀或者活捉元昊，奖黄金万两。元昊一看，轻蔑地笑了。过几天，一张落款为“西夏皇帝”的榜文也贴满了延州城：谁能斩杀或者活捉范雍，赏铜钱二两。

范雍再无能，毕竟官至知州，调兵遣将的余地还是有的。两路宋军，疾驰延州救援。就在城外，援军遇到了一个自称是范雍手下的人：“范大人说了，怕有奸细混入城中，请大军分批进城。”

援军不辨真伪，连忙随他前行。到了三川口，忽然杀声震天，西夏兵从四面八方的山头上冲下，元昊站在高处，得意洋洋。两路援军，尽数覆亡。

三川口之战，震惊北宋。打不过辽国，可以说他们羽翼已丰，又占据了幽云十六州之险。可区区一个西夏，刚刚立国，甫一交战就是大败，岂有此理！

韩琦、范仲淹临危受命，奔赴陕西。

元昊经过几次小打小闹的试探，知道了范仲淹的厉害，便告诫手下：“小范老子（范仲淹）腹中自有数万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（范雍）可欺也。”他把目标转向韩琦。但韩琦帐下的任福，先下手为强，

连夜进兵西夏白豹城，把全城杀戮一空。

接到战报的元昊，咬牙切齿。白豹城是他苦心经营的粮草重地，他定要反击。

他选择了好水川，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好水川之战，也印证了元昊平生唯一劲敌范仲淹带兵之道的正确。当范仲淹以52岁的老病之躯奔赴前线时，他并不同意韩琦的“主动出击”，而是坚守，用持久战消耗西夏兵力。三次大战中，唯有范仲淹驻地没有多少损失。战后，范仲淹修书一封，寄予元昊，劝说元昊投降。

信明摆着没用，但元昊记住了范仲淹先礼后兵的气度。范仲淹去世，元昊在边境设坛祭祀。他们分属于交战双方，有民族宿怨，无个人私仇。敬重对手，也是一种英雄美德。

暴君和他的4个女人

战争铸就英雄，但也制造暴君。

元昊在杀戮中长大，以征战为生，这扭曲了他的性格。他的舅舅卫慕山喜，是他祖父李继迁留下的重臣。公元1034年，舅舅暗中篡权，为元昊识破。元昊大开杀戒，把舅舅一家抛进黄河溺死，又亲手毒死母亲。他的一名妃子，也出自母亲家族，当时有孕在身，但元昊连亲生骨肉也不顾惜，就地赐死。

凡是暴君的特质，元昊都具备了，比如贪恋美色。

还是毛头小伙时，父亲李德明为了修好辽国，亲自北上，为元昊求婚，带回了兴平公主。元昊一直抗拒这段政治婚姻，对兴平公主冷淡疏离。公主抑郁成疾，芳龄早逝。辽国震怒之下，大举侵犯西夏，直逼都城兴庆府。元昊自知理亏，因此并无怨言，咬牙打赢了这

场艰苦的战争。

和所有游牧民族一样，党项男子的骨子里充满了对女性的依恋。元昊立国后，他的皇后是野利氏，野利家族权倾一时。不久，有人向元昊诬告说，皇后兄长要造反。元昊勃然大怒，杀了大舅子全家。

等到真相大白时，元昊追悔莫及。他骑着马，四处找寻野利家的幸存者、大舅子的遗孀没藏氏。然而，对野利皇后来说，元昊的这次“反省”才是悲剧的真正开始——没藏氏是那样的年轻貌美，他一见之下，便据为己有。

没藏氏从此享有皇后都不曾有的待遇：行猎途中，元昊带着她；生孩子时，元昊亲自守护，为儿取名“谅祚”。但没藏氏的美貌，还是拴不住他。皇后所生的太子宁令哥大婚，元昊前去主持婚礼。谁知元昊一见到美艳的新娘没移氏，立即走不动了。一场婚礼，竟变成父夺子妻。朝野哗然大乱！但元昊置舆论于不顾，废掉野利皇后，立没移氏为新皇后。

惊世骇俗的不伦之恋，成了元昊最后的疯狂。太子宁令哥不堪其辱：舅舅被杀、母亲被废、妻子被夺。恰在此时，没藏氏之兄觊觎国舅宝座已久，调唆太子造反。公元1048年一个夜晚，太子闯入元昊禁宫，持刀割去父亲的鼻子。翌日早上，元昊因失血过多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随后，没藏氏之兄又以“弑君之罪”，杀了太子。

是年冬天，西夏兴庆府城头，一个女子拾梯而上，怀抱着周岁的婴儿，他就是新君谅祚。太后没藏氏垂帘听政。

元昊时代，终于在他自己的好色之路中结束了。

（摘自《环球人物》）